编辑:严晓星 美编:刘玉蓉 校对:梁桥 组版:曹瑶

历史人物

我的父亲赵伦彝

□赵敦华

2018年,安徽农业大学在图书馆广场竖立了雕像,纪念创校的三位领导和包括赵伦彝在内的八位教授。

家世

赵伦彝,又名赵伦一,生于如皋东乡(现如东县)的一个书香家庭。曾祖父赵梅荪是前清秀才,受新学影响,在本乡顾家桥办了一所小学。这所学校后来改为公立完小,祖父赵明诚南通师范毕业后在该校任教员和校长。曾祖和祖父主持顾家桥小学共有二十多年,远近子弟都有家长送子女来入学,为本乡和附近地区培养了大批人才。

赵伦彝于1928年在顾家桥小学毕业,考入江苏省第七中学(南通中学)。1934年高中毕业,在全省名列第八名,连续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中央大学地质系录取。考虑能就近入学,他选择了南京的中央大学地质系,1934年秋入学,次年转入农学院农艺系。

农学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赵伦彝1938年7月从中央大学农艺系毕业,千里迢迢到云南边陲开远任农校技师。开远古称阿迷州,是烟瘴之地,外地人都不敢去。他去开远有个目的:抗战后方棉产极少,而开远系云南木棉产区中心。赵伦彝在开远教学之余,从事木棉习性和经济价值等方面的观察和研究,1940年8月6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再论木棉"的论文,引起社会重视,以后中国银行投资,云南木棉有了较大发展。1940年1月,赵伦彝被调回中央大学农艺系,任助教兼读研究生,担任遗传学、生物统计学实验课,代管棉花研究室工作,1944年获硕士学位,晋升为讲师。

留学美国

抗战期间,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为中国培养工业、交通、农林、卫生等方面技术人员,分批出国,农业方面招收108人。赵伦彝参加国民政府农林部和教育部联合选拔出国技术人员的考试,通过严格笔试和英语口试,被录取为第一批出国人员。1945年4月21日,第一批赴美的农业技术人员39人,从重庆乘飞机到印度汀江,转火车到加尔各答,6月初搭乘美国"戈登将军号"运输舰,航行一个多月,7月抵达东海岸纽福克。

赵伦彝在康奈尔大学注册为特别研究生,选修了作物育种、遗传学、统计学、细胞学等课程,读了20多学分,获得优异成绩,在先进的遗传和细胞实验室里的收获尤其丰硕。康奈尔大学规定读满36学分,通过一篇论文,即可获得硕士学位。这批留学生或者继续攻读学位,或者参加田野旅行项目。他谢绝了育种系主任H. H. Love教授希望他留下读完硕士并继续读博士的好意,在1946年春暖花开季节到美国南方棉区参观考察,考察了北卡罗纳州、南卡罗纳州、密西西比州、得克萨斯州、阿拉巴马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到达加利福利亚州的旧金山。沿途遍历美国大部棉区,访问科研机构、大学和种子公司。Burpee公司设宴招待,想从这批留学生中招聘代理人。其时十四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父母妻女翘首盼望,赵伦彝归心似箭,6月底在旧金山乘船回国,航行两周后抵达上海。

五易其位

赵伦彝回国后到南京,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任副教授,担任遗传学、生物统计学和棉作学等课程的教学。按照中央大学规定,教师任职七年后可休假或外出兼职一年。1947年秋季开始,他休学术假一年,携妻女赴台北农业试验所,从事经济作物研究,在《台湾农报》上发表两篇研究结果,并去台南、嘉义、凤山等台研所支行视察。

一年工作期满,赵伦彝唯恐两岸交通断绝,再也不能回故乡,暗地买好船票。携妻女与"大江大河"般的人潮逆行,10月抵达宁波。好友丁振麟教授(后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浙江农科院长)推荐赵伦彝到金华的英士大学农学院担任教授,赵伦彝在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环境里安心职守,讲授作物栽培学、棉作学、遗传学等课程。

1949年5月,解放军南下大军进入金华,随即解散英士大学。恰遇留美同学过兴先(时任浙江农科所副所长),他引荐赵伦彝到杭州拱宸桥的浙农所工作。与此同时,赵伦彝写信给老师金善宝,托他物色工作。当时安徽大学在芜湖,由南京军管会代管,许杰先生(后任地质部长)任校务委员会主任,金先生向许先生推荐,许先生聘请赵伦彝任安徽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与此同时,徐季丹教授担任了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邀请赵伦彝去北农大工作。

七年农学系主任

1950年赵伦彝在芜湖任安徽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主任,安大农学院设农艺、园艺、森林三个系,农艺系最大,开设农学院大部课程。1955年安徽大学农学院迁到合肥,成立独立建制的安徽农学院,赵伦彝任农学系主任,除开课外,每年暑假带学生在省内和山东的农场进行生产实习。这几年的工作得到院领导的肯定,安徽农学院第一任院长干仲儒先生长期听他的课,约请他一起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农林院校教育会议和在哈尔滨召开的农业教育经验座谈会。

焕发生机

1979年4月28日,安徽省委组织部发文,对赵伦彝错划右派予以改正,恢复了省政协委员职务,担任第四、五届省政协常委,兼任安徽省遗传学会理事长和一系列评审委员会委员。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赵伦彝以更大精力投入繁忙的教学科研,开设多门新课,其中有一门是"现代遗传学中的哲学问题";培养研究生;开展4项科研项目,出版多部(编)译著、教材和论文,获得农牧渔业部一等奖、安徽省科研成果奖和全国科研协作奖等奖项。

赵伦彝从1952年开始患高血压,在长期磨难和紧张工作中,在艰苦的田间试验中,高血压病越来越重,1989年1月患脑梗死,瘫痪在床,1994年11月19日逝世。2018年,安徽农业大学在图书馆广场竖立了雕像,纪念创校的三位领导和包括赵伦彝在内的八位教授。

史海回眸

王华为南通州撰《岁贡题名记》

□徐继康

王阳明与凌芹溪为同科进士,两人私交甚好,他不仅为凌母写了墓志铭,还赠诗给凌同学,为他与南通州的交游留下一段佳话。其实,他父亲王华与南通州亦有往来,曾为这里撰写过一篇《岁贡题名记》。

南通自古崇文重教,人才辈出。自明代以来,师帅日严,道艺日进,诚如沈明臣所言:"大江以北为文献首称于是。"到了弘治初年,登甲乙榜者已有十余人,这些人的大名被刻在碑石之上以贻后世。但还有一类读书人却鲜为人知,那就是岁贡。自明初到此的一百多年间,通州岁贡已达六十余人,因为没有得到特别重视,导致"乡之后生晚进乃至有不识其姓名者""地有贤才而泯灭不闻,无所于重"。这不是小事,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

这个人叫萧盛,河南阳武人,以举人于成化二十年(1484)来任通州州判,直至弘治二年(1489)离任,他在通州的任职前后六年。此人清慎无邪,孳牧有法,修学校,浚河渠,造桥梁,筑堤岸一百二十里,为通州办了不少好事。当他得知岁贡这件事之后,便砻石为碑,刻历代岁贡姓名于其后,又留下空位以待来者。这时,他作出一个决定,要请一位当代名士撰文以记其事。他所请之人,正是王华。

自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及第后,三十六岁的王华一直在京师担任翰林院修撰一职,长子王守仁顽皮不堪,读书总不认真,老幻想当一名将军。而翰林修撰这一头衔,就像一件绣满花纹的衣袍,看起来华丽无比却无法挡风遮雨,故当萧盛带着礼金千里奔波来京,请他为南通州撰写一篇《岁贡题名记》,他一口便答应了。

必须承认萧盛的眼光是独到的,也必须承认王华这个状元并非浪得虚名。就这么一篇本为歌功颂德的文章,却被王华写得气势磅礴,深刻无比,他先是肯定刻碑一事,继而笔锋一转,说一个人"已不能有所自立,而欲其名之宣著显暴以传于不朽,虽家置一喙以张大夸伐之,且有不克五尺碑焉"。他以为"能为身后崇重,图惟已有可传之实,则天下后世将扬休而共传之矣,亦复何假于碑耶"。写到此处,王华已完全打开自己,胸中郁勃之气,不可遏止:

虽然碑之所列者,其名也。其志行之善恶邪正,则存乎其人矣!后之观者,因其名而求其人,善者善,恶者恶,邪正不相掩,或取以为法,或因以为戒。则列名于斯者,懔懔乎其甚可惧也!有劝惩之道焉!则斯碑之所关系者,实重且大,不可以无纪,因系之铭曰:"碑之额,赫赫兮;碑之锓,品品兮;民具尔瞻,凛凛兮!"

一篇应酬文字,写得笔酣墨饱、荡气回肠,竟起振聋发聩之音。王阳明能够成为一代圣贤,岂偶然哉!

这篇《岁贡题名记》被勒石为碑,立于州治东南的儒学之中,即后来的尊经阁处。此碑今已不见于世,而碑文却被万历《通州志》所载而流传下来,让今人一睹王华文采的同时,也顺便洗一洗自己的名利观。

张謇督办吴淞开埠

□朱江

吴淞位于宝山东部,黄浦江口西岸。张謇认为"吴淞为吾国第一口岸,于水为长江门户,于陆为铁路终点,而又位于上海租界之前,宜为世界所瞩目"。张謇对吴淞情有独钟,在吴淞创立和资助学校、兴办实业、督办第二次开埠。吴淞是南通之外,探索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又一个重要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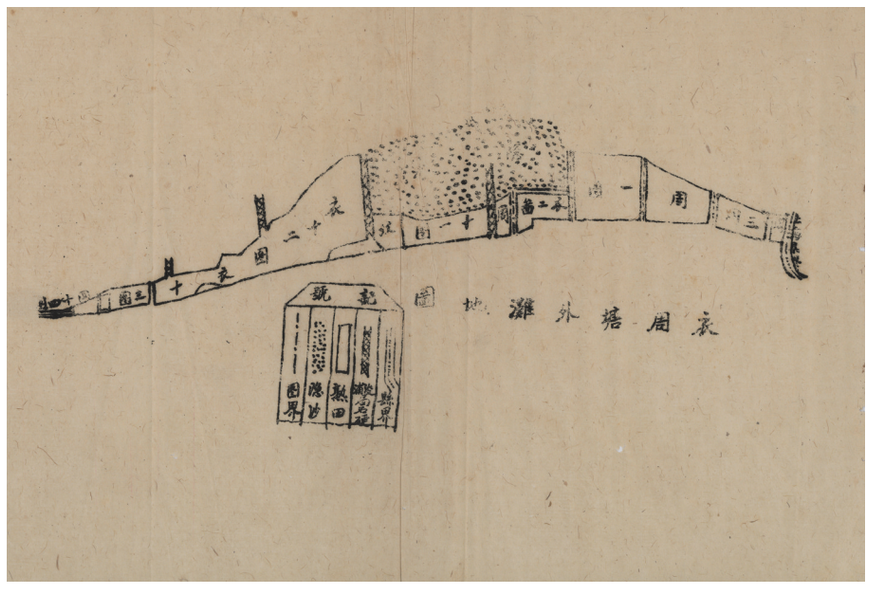
1920年11月4日,张謇受北京政府委任,督办吴淞商埠事宜。1921年1月22日,上海的英文《北华捷报》以《未来的吴淞商埠》(THE COMING PORT OF WOOSUNG)为题,报道了张謇和吴淞第二次开埠计划。该报道告诉读者:吴淞商埠开发进程的下一步,就是吴淞商埠局的正式运行。吴淞商埠局总部设在吴淞,在上海设有办事机构。南通的张謇已经被任命为吴淞商埠局的督办,这项任命可以视作官方对于吴淞开埠的兴趣与支持。报道还简要地介绍张謇:张謇是一位在中国为人熟知、有影响力的人士,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颇有建树。在张謇经营的南通,建成了50英里长的高等级马路,设立了一批企业,这些成就促进了南通社会的发展。

1921年2月12日,吴淞商埠局开局,张謇发表了就职讲话。时年68岁的张謇说,经营地方事业是从这三方面考虑的,有益于百姓、对一个县也有好处的事,他会积极推动;不利于百姓、对一个县有危害的事,尽量避免;有利于社会,但是一个县的力量做不到,或者不是十分迫切的事,暂缓从事。20多年来,自己在南通力不从心的事都很多,哪里还顾得上南通之外的事啊。至于督办江苏运河工程,是因为政府和百姓的信任,也因为自身对于运河治理有过几十年的研究,十多年的测绘和筹备,算是得偿所愿,也避免了读书人喜欢空谈的弊病。这次督办吴淞开埠,既是时势所迫,尽管自己垂垂老矣,作为国民义不容辞,也就不考虑江南和江北的地域之别了。

吴淞商埠局在吴淞镇原来的提督行辕办公,根据张謇1921年2月19日报送给外交总长颜惠庆的吴淞商埠局组织规程,吴淞商埠局有六项职能:建筑工程之规划及核定事项;官地、民地之调查登记及收用事项;规定土地之等第事项;经理土地及房屋之租赁事项;筹办警察事项;征收杂捐事项。

张謇统领的吴淞商埠局,对于吴淞开埠是从两方面入手的。首先是进行测绘,在测绘的基础上确定埠界。1922年9月15日,张謇与江苏省长韩国钧咨行外交部,所附的埠界图明确东至以黄浦为界,西至以宝山南北县道为界,南至以沈金港、葛家嘴、虬江为界,北至以宝山东西县道、马路塘、采淘港为界。

在测绘的基础上,张謇认为"水利、交通,为最要之政。一面于沿江筹建公共码头堆栈,以期运输之便;一面区划各工厂聚业之所"。吴淞口从谈家浜往西,经剪淞桥至杨树泓,拥有2100英丈的深水岸线,可以建设码头,张謇设想剪淞桥之东,岸线建海轮码头,其西则用于建江轮码头。此外计划疏通蕴藻浜,既便利水路与内地的运输,也有利于太湖的泄水。至于吴淞的内部交通,张謇计划修筑一条环形轨道交通线路,以及一条与轨道线走向相同略微偏西的电车线路,两者都与上海的铁路和电车衔接。



衣周塘外滩地图

张謇对于吴淞开埠,有着全面细致的计划,在1923年元旦《申报》发表的《吴淞开埠计画概略》里,有着详尽的说明。张謇精心设计全埠街道、码头、水陆交通、公共事业、模范市街的建设办法。

张謇把吴淞商埠范围的街道规划为方格形,南北长而东西短。商埠划分为六个区,各区设一个中点,各中点以斜路互联。中点的土地均收归公有,供市政、司法、警察、消防、税务等机关办公;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则位于住宅区僻静之处。公园除了在各区中点各设一处外,斜直两路交叉的地方,所留的三角地、高低不平之处、原有树木之处,因地制宜设为公园,或者作为菜市场,方便各区居民在10分钟内可以到达。张謇的吴淞市政规划,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张謇吴淞开埠的目标为"以自辟商埠之先声,为改良港务之张本",可惜的是1924年江浙战争爆发,吴淞成为主战场,导致第二次吴淞开埠失败。

(作者单位:南通市档案馆)

被日军烧毁的陆堑街市

□程太和

陆堑集市,即陆堑小集镇,位于海安东24华里,西场街道西首3华里的串场河(今称"栟茶运河")边上。清末民初,陆堑集市算得上海安东乡一个繁华的小集镇。茶馆酒肆、海鲜肉店、南北杂货店、木行铁铺、粮行油坊等,鳞次栉比。据记载,民国初年,西场戚庄人仲兆轩在陆堑购地300余亩,开设油坊、杂货店、网厂、木行等,资金实力雄厚,盛极一时。仲家油坊规模很大,技术也很先进,当时即引进了日本生产的机器榨油机,每天出油32榨,每榨压榨大豆200斤,每天需大豆6000斤。当时的运输工具是木船,每天陆堑码头上货卸货的工人川流不息,号子连天。仲家常年拥有挑箩担的人三四十人,最多时达100余人。串场河下,数十条船只等着上货卸货。仲家不仅会做生意,为人也很仗义,串场河上设有义渡,不收分文渡资。这看似方便行人的做法,也为仲家油坊、杂货店、网厂、木行带来了客源。上世纪30年代初中期,陆堑串场河河北有肉铺7家、杂货店4家、饮食店2家、国药店2家、烧饼店2家;还有茶食店、染坊、木行、竹行、铁匠铺、网厂各1家。串场河河南有杂货店2家、饮食店1家、肉铺1家。

1938年3月19日,如皋城沦陷。随后,临近如皋城的柴湾镇、油坊头等地也相继沦陷。日寇为控制水陆交通干线,在柴湾镇、万家桥、立发镇等地均派少数士兵驻守。日寇依仗其武器精良,十分嚣张,往往两三人即出发骚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4月中旬的一天,驻立发镇的日军沿串场河用小汽艇作试探性行驶,头一天从立发桥出发,仅驶至西洋蛮河(原立发乡长池村)即返,次日又驶至西洋蛮河抢掠而归,看来有向陆堑、西场镇窜犯之势。西场镇惠民桥北首西侧,原有大土墩,高逾屋脊,广约三丈,即是旧《如皋县志》所载明嘉靖年间抗倭英雄邱陞、刘景韶杀倭后遗留下的"倭子坟"。如皋国民自卫队首领顾祖藩(西场镇南乡人)利用这个光辉的历史故事,动员鼓励所部队员袭击日寇。他选择了西场镇西首的陆堑作为袭击之地,令队员埋伏在串场河两岸的麦田里,待敌汽艇驶来,隔河夹攻,志在必胜。深夜,顾祖藩部署就绪,同时与驻如皋东北乡的地方武装薛承宗部取得联系。果然敌汽艇又猖狂开进包围圈。由于部分队员不沉着,发枪较早,敌人警觉,迅速从陆堑街市西首登岸,爬上屋顶架起机枪,四处乱射。而队员们斗志昂扬,不顾手中武器落后,仍步步紧逼敌方,渐近河沿向敌艇开枪掷手榴弹。日寇艇小人单,且已有人员负伤,又不知我地方武装虚实。仅恃一挺轻机枪,不敢恋战,赶紧从屋顶撤下,用喷火枪纵火焚烧了仲家木行及两旁数十户草房作掩护,仓皇登艇,用机枪开路,掉头向西开足马力逃回立发镇。仲家木行及周边的竹行、杂货店、油坊等商铺经此浩劫,大多烧毁。家大业大的仲家也去外地逃难。好端端的陆堑街市从此消失。

陆堑街市所在地今属海安开发区西场办事处西场村6组;陆堑街市河南今属海安开发区洋蛮河办事处堑南村。

地名掌故

64年前,我们造了条"小长江"

□姜淑香口述 瞿光唐整理

今年春节,一家人相聚通城,我提议去九圩港看看。一别64年了,我经常在梦里见到她。那天上午,我们驱车来到九圩港闸,但见年已花甲的闸桥依旧英姿勃发,不远处新建的九圩港大桥美轮美奂,思绪一下子回到了1958年那个令人难忘的秋冬。

那时,我们南通县旭光农业合作社刚加入人民公社不久,广大社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挑灯夜战深翻秋种即将结束,生产队就组织我们去南通开挖九圩港。

九圩港在哪里?为什么要开挖?在公社负责水利工程的乡邻见多识广,从他那里我们方才一清二楚。九圩港原系明隆庆元年(1567)涨沙形成的小港,九曲十八弯,又狭又浅,因其偏僻荒凉,被戏称为南通市区的"西伯利亚"。新中国成立前,南通水利工程基础很差,年久失修;水源基础也差,放着眼前的长江水不用,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去引淮河水;再加上启东的盐碱地,如皋、海安一带的高沙土质都亟待改善。大兴水利,大办农业,向长江要水,成了南通人民的迫切需求。1958年,南通地委发出"苦干一冬春,彻底根治九圩港"的号召,决定于11月25日全面开始疏浚工程,全长46.6公里。

因工程量巨大,派往前线的劳力很多,家中没有男劳力的,女劳力也得去。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劳苦大众,思想觉悟特别高。墙头屋顶挂着石灰水书写的大幅标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苦干三年,幸福千秋",广大社员憧憬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美好生活,去百里之外的工地劳动,吃点苦又算什么?当然,困难不是没有,我大儿子在南通读初中,还有两个儿子上小学,女儿才3岁,交给年迈的婆婆照看。家家户户都没有了灶台,吃大食堂,孩子还小,总是有点不放心。

开工前夕,南通、如东、启东三县14万多民工浩浩荡荡开赴工地,大有风烟滚滚来天半、红旗飘飘蔽日月的气势,我也带上工具、行李铺盖奔赴前线。那年月,开河就像打仗,第二天一大早,喇叭一响、哨子一吹,我们立马进入"战斗"。为提高效率,社员们自愿组合成若干小组:挖土的与挑土的互相配合,实现工种轮换以保证精力充沛。工地上成立了各种竞赛组,掀起劳动竞赛高潮。大家挑着沉甸甸的担子快步如飞地穿梭往返,有些生产队为抢进度争上游,把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也动员上堤,红男绿女,笑语喧哗,气氛更加热烈。

如果说淮海战役是靠小车推出来的,那我们南通的九圩港就是用肩膀挑出来的。一人挑两个小泥篓或两人抬一个大泥篓,每次装满一百多斤的泥,大家喊着号子从河底沿着35度的斜坡爬上去,一天不知道要来回多少趟。大冬天里开河,路特别泥泞,夜里冻了,第二天太阳出来又融化了,但没有人怕脏怕累。

河岸上红旗招展,黑压压的全是人,十多米就有一个大喇叭,滚动播放着《东方红》《解放区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到了晚上,汽油灯一照,工地上亮如白昼,民工们挖的挖、挑的挑,场面壮观,好一派你追我赶的火热景象。

6个多月后,江海平原第一大闸——九圩港闸,及九圩港运河建成了。这是南通引江灌溉的大动脉,灌溉着345万亩农田。说来也巧,在九圩港工程建成的第一年,就遇上了特大干旱,两个多月没下透雨。当时滚滚长江水从九圩港闸引进,一直流淌到黄海边。老百姓见后不由感叹:我们又造了条"小长江"!通江达海的南通,从此成了名副其实的崇川福地、鱼米之乡。

离开九圩港闸桥前,我依依不舍地不断回望,心中默念:只要我还走得动,还会带家人来看看,以告慰那些听党的话曾为九圩港工程无私奉献、而今长眠九泉的兄弟姐妹。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老建筑、历史人物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